

她坐在我面前,我们之间隔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。

这样的场面必定发生过很多次,但每一次身临其境,我的心里都会泛起微澜。这没什么可说的,就像岁月中总有些蛮不讲理的滋味,在我们的心里盘桓不去。比如,她的名字叫茉莉,而在我的心头,从一开始,就是以这两个字来称谓她的——茉莉,她或许并不知道,当我每次叫她的时候,其实我是在叫着——茉莉。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秘密。最初,这个内心的秘密无疑蕴含了情意,随着时光的荏苒,这个蕴含着情意的秘密当然也无疑地麻木了,它不再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爱称,而是犹如户口本上横平竖直的实名。这时候,茉莉或者茉莉,都只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罢了。而我依然固执地以“茉莉”称呼她,不过是因为一切已经成了习惯。

她说:“晓东,原谅我总在这种时候来找你,我知道,你并不能帮我把他们找回来,但是,将自己的艰难说给你,对我似乎已经成了习惯……”我凝视着她。她也在说“习惯”。

我还记得三年前那个深夜被电话铃声吵醒的情景:我从一个辗转的梦中醒来,抓起电话“喂”了一声,就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住了。我的声音哑哑、粗涩,像一阵风从砂纸上挤过去。怎么会这样?睡觉之前还是好好的,我还和一个女人通过电话,一切如常,我用自己温和的男中音,成功地将那通通话带向了我所希望的氛围,并且将那样的氛围一直延宕进了梦中。接听这个深夜来电,我的声音却突然发生了转变。我惊悸于自己声音的无端转变和转变后心情的无端颓废。我试着让自己清醒一些,调整坐姿,使脖子舒展开,又“喂”了一声——似乎好了点,但依然令我感到陌生。电话却被那边的人挂掉了。我怔怔地靠在床头,觉得一下子枯萎了,有种一落千丈的下坠感。我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充满了隐喻和启示的人,深夜打来的电话和自己突然的变声,都令我陷入到阴郁的猜测之中。我用力地咳嗽了两声,电话铃声又响了……

这个电话就是茉莉打来的,时隔二十多年,她向我汇报:“我打电话给你,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。”

周又坚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,她的丈夫。而刚才,时隔三年,她坐在我的对面,隔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告诉我:她的儿子周翔也在三天前失踪了。

“茉莉,”我顿一顿,“别这么说,你没什么需要被我原谅的,谈不上——”

“我知道!可我必须这么说,晓东,我快崩溃了!”

看得出,她确实是快崩溃了。在打断我之前,她放在桌子上的左手攥成了拳头,不自觉地砸了一下桌子。

我将那杯柠檬水向她的手边推了推,“喝口水,茉莉。”

她动作戾直地举起水杯,喝了一大口,别过头去的时候,用另一只手的手背狠狠地抹去了我尚未看到的泪水。

我说:“你来找我没错,起码,把一切说说也好。”

我这么说过不过是想令她的情绪缓和下来。我一直盯着那只被她攥紧的水杯,几乎已经看到了这只水杯在她紧张的手里破裂时的景象。

“晓东,你别安慰我。”攥着水杯的手松懈了一下。她手背上的血管依然突兀。

“当然,光是说说解决不了问题。”我尽量在措辞,“我想,事情可能没那么糟糕,周翔离家不过才三天……”

“三天还不够吗!”她立刻又剑拔弩张了,“周又坚也是从三天失踪到三年的!”

我将那只水杯从她的手里拿掉,放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距离外。“不一样的,茉莉。周翔只是孩子,你知道,男孩子在这样的年龄,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,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……”

“当初周又坚失踪你们也这样说——一个成年男人,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!周又坚一个成年人说丢都丢了,何况一个孩子!”我闭了嘴,知道在她这样的情绪之下,我是无法说完一整句话的。

“周翔的确只是一个孩子啊,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高,再过三天,他才满十四岁……”听不到我接话,她的声音自然减弱了下去,同时不自觉地就去伸手够那只水杯了。

我吃惊地发现,那只水杯原来被我夸张地放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距离,她几乎将上半身完全趴在桌面上才如愿以偿。我喝了口咖啡。柠檬水是她自己要的,在我的理解,她是避免让自己喝到刺激性的饮料。我们坐在家咖啡馆里,窗外可以看到一截浑浊的河水,对岸寸草难生的山陵掩映在楼群背面,一点也不美。此刻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,早晨十点,这地方像是被我俩包下了一样。一个系着格子围裙的女招待在拖地,偶尔抬起头,脸上仿佛只长着—a双惺忪的睡眠。

“这次真的不同,周又坚失踪时我也很焦灼,但是这次,”她绝望地说,“晓东,我真的感到了绝望!”

我用手捂在她握着杯子的那只手上,心里衡量着丈夫与儿子在一个女人心目中分量的差别。我相信她的话,我相信她的绝望。

三年前,当她在深夜再次将电话打进来时,并没有立即进入正题,而是先和我散漫地聊了起来。我“喂”了一声,她在电话里迟疑地问:是……晓东吗?我说:是,您是?她说:哦,我还以为打错了——你的声音怎么变得一点都不像了呢?我说:是,我也吓了一跳,很突然,一点前兆都没有,就这么说变就变了。不过你的声音却没有变,我听出来了,你是茉莉。她的声音轻快起来:真的吗——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吗?我说真的真的,心情随之明朗,混合在残存的睡意里,逐渐形成一种黏稠的、甜兮兮的情绪。我用这种情绪去回忆她的样子,她也就变得黏稠的、甜兮兮的了。她的脸庞、腰肢,晃荡在乳沟间的十字架,都以一种糖



的气息从遥远的大学时代飘进我的脑子里。我想,现在的茉莉,一定比从前更具魅力,应该像一把名贵的小提琴了吧,足以在上面演奏出动人心弦的乐章——快四十岁了,她的身体应该已经在岁月这所大学毕业了。我们顺着“变与没变”的话题聊下去。茉莉的语气有些兴奋,女人们总是乐于听到自己“没变”。我们聊起一些陈年往事。大学毕业后我们很少见面,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,也只是知道对方的下落,偶尔通过几次电话。我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。首先,我的声音仍旧异样,仿佛被一只柔软的手扼住了咽喉,不蛮横,却壅塞住了气流,令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是莫测的阴谋;其次,在深夜里和茉莉轻松地追忆从前,总觉得有什么困难的东西被有意忽略了过去。后来,聊到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时,她突然沉默了。噢,我想起来了——她恍恍惚惚地说,我打电话给你,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。我艰难地问道:失踪了——谁?——周又坚吗?她说:是的……好端端就从单位里消失掉了……谁也不准他去了哪里……已经整整三天了……

那时候她的语调像是在梦呓,绝不像现在这般“绝望”。

彼时我下意识地向被子里缩了缩,那种不着边际的黏甜感像洪水一样退却。是啊,是啊,怎么会把周又坚忘掉呢?他是我的老同学,曾经的朋友,茉莉如今的丈夫啊。困难终于浮出了水面,像洪水过后裸露的废墟。茉莉搞清楚了她的目的,一下子变得沮丧,声音也跟着发生了变化,语气中性、标准,有些像电视里的播音员,令我无法和自己所熟悉的那个茉莉联系起来。她说她准备来我家一趟,具体说说关于周又坚的事情:你那里,方便吗?我机械地回答道:我?现在吗?方便方便,你——过来吧。

此刻像是发现我走了神,她有些不满地将自己的手从我的掌下抽了出去,短促地敲击着桌面。“我已经报了案,也向学校反映了情况。”

“他们怎么说?”

“怎么说?完全和你你说的一样!——男孩子在这样的年龄,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!”

我耸耸肩,感到有些羞愧。羞愧什么呢?不过是因为我居然说出了和大家一样的话。要知道,这很难得。也许是羞耻感使然,我在一瞬间奇思泉涌。“茉莉,你想一想,有没有这种可能——我多少有些激动,“周又坚回来了,他们父子联系上了,然后,周又坚就带着儿子出去散散心?”

她定定地看着我。

“这不是没有可能——周又坚回来了,他极有可能先去学校找儿子,父子俩在校门口拥抱在一起,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外面玩上几天。周又坚可能是急于要补偿儿子吧,而且你也可以想象,人在激动的情绪中难免丢三落四的,所以他们忽略了可能带给你的不安。”我首先已经激动得有些丢三落四了。

她依然定定地看着我,手中开始转动那只水杯,不由得要让我感到她会随时扬手将剩下的那半杯水劈面泼向我。这个想象必然令我更加羞愧起来。我希望她不要开口,就让我自己闭上嘴好了。但是,在她这里,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?她说:“别说了晓东,你別说了。”

我向后退进沙发的椅背里,深吸一口气。“好吧,”我说,“茉莉,让我们好好把这件事梳理一下。”

她现在却是不动声色的了。她就那样看着我,转动着水杯。那目光,堪称怜悯。

我又要了一杯冰咖啡。尽管喝得颇有声势,茉莉那杯柠檬水却似乎永远也喝不完。经过一番“梳理”,我大约勾勒出了一些轮廓:初二男生周翔,学习成绩优异,没有不良习惯,性格也算不上孤僻,总之,他父亲失踪三年这个事实,似乎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能够被观察到的阴影;但是三天前,这个男孩却离家出走了。

“他放学后先回了家,保安告诉我们,他们在傍晚的时候看到周翔进了小区。而且我也发现他的确是回了趟家——冰箱里的火腿肠少了一大截。他走的时候,应该还背着自己的书包,里面的书本却都放在家里了——他完成了当天的作业。对了,他还拿走了我的一部手机。”

“手机?裸机吗?”

“有卡,可以正常使用。”

# 《刘晓东系列：等深》

□弋舟

“你没有拨打这部手机?”她不回答,侧身从皮包里摸出手机,拨通某个号码后,打开扬声器放在桌面上。手机里一个空洞的女声说道:对不起,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……

我不免又有些跑神儿。我在想,她干吗要用两部手机呢?“你是几点回的家?我是说,从保安看到他进小区,到你发现儿子离家出走了,这段时间有多久?”

“嗯,大约有五个小时。”

“五个小时。”我像是将这个时间段放在天平上称量似的复述了一遍。我的心里面在运算:从傍晚顺推五个小时,会是几点?

她的脸色有些窘迫。“不是这样的,我回家是比较晚,但这不是他离家出走的原因,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这个你知道?但你却并不知道他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。”

她点点头,已经有了委屈的表情。

“火腿肠少了一大截。那么,平时周翔放学回家后,都是自己弄晚餐的吗?”

“你什么意思!”她喊起来,“你是说我没有照顾他,他才离家出走的吗?”

“不是,当然不是!”我立刻后悔了,“我只是想把事情了解得更全面些。”

“晓东,不要问我这些问题,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所有人都这么想——周翔没了父亲,而我对他照顾得又很不周到,所以孩子就跑了——看吧,这不是明摆着的吗?可你不是‘所有人’,这才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晓东,我不想在这里也被简单、粗暴地判断。”

“好的茉莉,相信我,我一点没有将这件事情归咎于你的意思。”

“也请你相信,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,不逊于任何母子!周翔他很爱我,有时候,甚至是怜惜我……”她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,肩膀颠簸着。

我想去安抚她,坐过去,揽住她的肩膀,或者至少递一张纸巾给她。但是我没动。这时候,我才多少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严峻。我相信周翔是一个懂事的孩子,他爱自己的母亲,有时候,甚至是“怜惜”她,于是,这反而令他的失踪一下子变得堪虑起来。

“儿子这么懂事,你就更要放松一些。他既然带走手机,也许正是为了方便和你联系。”我说。

“那他为什么不开机?”她放下蒙在脸上的双手,像一个儿童般地看着我,“难道,他是在和我捉迷藏,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?”

我一时无语。我岂敢如此轻慢这件事情,将一切视为一场儿戏?我面前的这个女人,在心里被我唤作“茉莉”已经二十多年了。她的丈夫在三年前不告而别,起初,大家一定也是用这样的说辞来开导她的。但那个游戏太漫长,一玩就玩了三年,并且至今结局渺茫。那么,谁还敢于对她说:亲爱的,又一个游戏开始了!我面前的这个中年女人,在我眼里,此刻就像一个被扔在了旷野中的小姑娘,蒙着眼睛,双手四处探摸着自己的

亲人,置身于命运悲伤的“捉迷藏”里。

我说:“现在还不能确定。孩子们到了青春,就是这么让人无法捉摸。不过,凭我的直觉,周翔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”

“真的吗?”

我认真地点点头。她似乎松了一口气,但仍然眼巴巴地望着我。

“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何处而来的依据,“我保证,无论如何总要给你一个答案。”其实我的下一句话差点脱口而出,我想说: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

“晓东,谢谢你,”她神情再一次黯淡下去,“有你这句话,我就已经很安慰了。”

在内心里,我不能接受她将自己的态度只视为一句安慰的话,然而,话一出口,我就已经知道,我所表的态,就像方才她手机中的那个女声一样空洞。

她说:“再有三天,就是儿子的生日了——”

“也许他就会在那一天回来。”

“老实说,这正是我现在惟一的盼望。”

“孩子选在这样的时候离开家,一定不是偶然的,也许,在他的心里有着的一张时间表?我是说,他也许有着自己的某个小计划。”

“呃,计划……”

“当然,现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但我们该同样相信这个孩子。”我找着话题,“我想知道,往年你都是怎么给他过的生日?”

“往年?”她垂下眼思索,“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过的,买块蛋糕,再加上些其他礼物,手表、运动鞋什么的。”她的眼睛张望了一下我,迅速又垂了下去,似乎想要飞快地遮盖住什么,“没什么特别的,他好像对自己的生日也不太在乎。”

我又忍不住问道:“你呢,你在乎不?”

“晓东,我承认,我这个做母亲的在这种事情上不够用心。是的,有许多重要的事情,都被我们敷衍过去了。”她直视着我,“这就是我们的悲哀。不是吗?有多少曾经以为会永远刻在记忆里的情感,最终都烟消云散。”

我想她是转移了话题,但又感到她的确言中了某个真谛。我们就是这样的大而化之。我们就是这样的容易遗忘与忽视至关重要的事物。

“明天我去他们学校再找找线索,接触一下孩子的老师和同学。”我让时间过去了片刻,“当然,我不是怀疑你没有认真做这些工作。我想,我们的角度可能不同,没准,我能找到些方向。”

“晓东,你能这样做我很感动。我来找你更多只是想谋求些精神上的支撑,我不会荒唐到将不切实际的担子压在你的肩头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不,你不明白。其实,怎么说呢,你一直都不明白我。”

“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。刚才我对你否认自己应当对儿子这件事负有责任,其实我知道,那是自欺欺人。儿子突然离家出走,一个做母亲的,怎么会没有责任?”

我安静地看着,似乎知道她接下来还有话要说。

“说起过生日,三年前周翔过生日我带他出去玩过一次。”她说。

“去哪儿了?”

“西安。”

我在心里默默合计——三年前,“那时候,周又坚还在家吧?我记得周又坚出事是在九月份。你们一起去的西安?”

“没有,只有我和儿子。”

“呃,周又坚为什么不一同去?”

“他这个人你是了解的,还需要问吗?”

他这个人你是了解的——我不得不重新在心里爬梳起周又坚这个人来。周又坚是个怎样的人呢?三年前的那个深夜,放下电话后,我有些迟钝。在等待茉莉到来的那段时间,我的脑子里渐渐充满了一个男人愤怒的叫喊。是啊,我想,周又坚就是这么一个怒吼着的男人,他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地从沉默中拍案而起,对生活进行激烈的斥责。他不宽恕,一个也不宽恕。

上大学时,有一次我陪同周又坚上街买一件外套。同行的还有茉莉,那时候,她是我的女朋友。三个人转了大半座城市也没有选到合适的,原因很简单,周又坚觉得从他眼前经过的每一件外套都太贵了。就这样,我们从日出走到日落,看着周又坚一次次脱下他那件皱巴巴的夹克衫,又一次次穿回自己身上。这番周而复始的动作对于周又坚严酷之至,他需要不断敞胸露怀地暴露自己。他贴身的背心已经让人看不出是白色的了,很紧地扎在一根磨出了毛边的棕色皮带里,令人莫名地心酸。周又坚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从灰到白到惨白,额头上也渗出大颗的汗珠。我想,也许不该叫上茉莉一同出来,有她在,周又坚才会这么难堪。我这么想的时候,就看到茉莉的脸色也是惨白的。后来我猜测到,也许这两个人早已背叛了我——并且我也有所察觉,于是我叫上了茉莉,不过是为了让她目睹周又坚的狼狈相(这是虚构吧?学生时代的我或许不具备这样的智慧)。后来在一家路边店周又坚被逼到了绝境,他那件破夹克的拉链拉坏了,卡在最下面,怎么也拉不动。他咬牙切齿地用力往上拽,眼睛都红了。这真让人难过,世界仿佛骤然停顿,只是被一粒小小的拉链卡住。和拉链搏斗已久的周又坚突然凝神望向一边。我和茉莉也回过头和他一起望。身后有一对恋人重新令世界启动,他们在吵架,大意是女的在抱怨这种路边店没什么好货色,只会浪费时间,而男的呢,在赔不是,说自己错了。我正在想这没什么可看的,周又坚却大吼了一声,调子尖厉怪异,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他放弃了那条恶劣的拉链,向前跨出一大步,愤怒地向那个妥协的男人怒吼道:你错在哪里了?你错在哪里了?难不成连这种路边店就是错的了?更令人惊讶的是,周又坚突然讲不下去了,喉咙似乎被死结套紧,勒住了。

(摘自《刘晓东系列：等深》，弋舟著，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)

# 神笔马良正传

□洪汛涛



那天,我们一起宿在山下的一个小客店里。我清晨醒来的时候,不见他了,只发现在我的行篋里多了一支笔,这是他送给我的。从此,再也没有见过他。那支笔虽然不是“神笔”,可我仍把它当成是马良送给我的神笔,一直好好珍藏着。

我知道他没有念过书,故事也都是听来的。因为七传八传,讹误也不少。有的明明不是马良的故事,譬如江郎的故事、张良的故事、王冕的故事、吴道子的故事,他也弄到马良的头上来。自然,许多笔故事是没名没姓的。

大概,马良算是个“作料犯上”的人。那时候,说他的故事是会惹祸的,所以变的变,改的改,用什么名字的都有,真真假假,假假真真,也很难弄清楚了。

确实,以前,每朝每代,都有人不喜欢马良的故事。因为很是奇怪,这些故事,元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元朝,明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明朝,清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清朝。

据传,每朝每代的小民百姓,却都非常喜欢马良的故事,常常给他们的儿子、孙子们讲。不讲,好像叫什么都难受。讲了,孩子们记住了了,似乎了却一什么心愿。所以,神笔马良的故事,得以一直直传下来。

许多父老兄弟,一次次给我讲述神笔马良的故事。我也给许多少年朋友,一次次讲述神笔马良的故事。

现在,我已年长,也学得了一些编织文字的基本功夫,就将这许多搜集、整理来的故事,区别真伪,去芜存菁,加以梳理,略作点染,以一贯之,用当年那位制笔手艺人赠我之笔,写成这部《神笔马良传》,把这位山野间少年人的前朝旧事,一一介绍给今日的少年朋友们。

诸位,且让我慢慢从头叙来——

(摘自《神笔马良》,洪汛涛著,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)

这是一个古老的普通的但不平凡的华夏少年的梦。

在《三国志》的《蜀志》里,有《马良传》。这马良可是个名人,和这《神笔马良正传》里的马良一无干系。虽然同名同性,纯属巧合。我想,给马良起名的人,未必读过《三国志》。《三国志》是历史书,就是说,三国时代,真有一个叫马良的人。

我们说的马良,是个山乡里的野孩子,既贫且贱;所以,什么“史”,什么“记”,都没有这个马良的份儿。

其实,在山乡里,我们说的马良,似乎大大超过三国时代的那个马良。在山乡里,谁知道三国时代的马良?却有许许多多知道这个马良,许许多多人会讲神笔马良的故事。

许多地方,许多人,一说起马良,都说马良还在,有的人还有名有姓地说出谁谁谁见到过马良。马良活着,活在人们的心目中,活在人们的故事里。山乡里的父老兄弟们,非常崇敬他。

有人问:马良是哪朝哪代人?我曾经考证过,也说不清楚了。因为人们在说起马良的故事时,总是这样开头:“很早很早以前。”或者索性说:“谁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。”总之,是从前的人吧!

有人问:马良是哪个地方的人?我曾经考证过,也说不清楚了。因为人们在说起马良的故事时,都是这样肯定:“就在俺这山区里。”或者索性说:“我们老家那块地方。”好像马良和谁都是同乡似的。

余生虽晚,可亦是山乡之人,从小就听说过马良的故事,十分喜爱,稍稍识字,就广为搜集、记录。

抗战时期,家乡沦陷,我流落于后方,和各色人等都有接触,我搜集、记录了许多许多故事,包括神笔马良的故事。

我曾认识一位卖笔的手艺人。他说,他原是一处制笔作坊的工人,因为战火南烧,作坊倒